

湘綺樓全集

湘綺樓文集卷第八

長沙湘潭王閩運字壬父撰

行狀

長沙攸縣慶都龍君季七十六行狀

君諱友夔字襄堯姓龍氏攸縣人道光甲辰歲貢生以子湛霖官翰林院編修敕封文林郎以子汝霖官山西高平知縣升用直隸州知州晉封奉直大夫龍氏叅世儒素至君生而益貧小冠布衣徒步里巷不自知爲宦家子也季十六入縣學二十補廩膳生以從父授經長沙同省府儒學士大夫皆得與游爲文鉤貫性理自述

其所得與科舉格式殊異鄉試輒黜然諸生心知其深  
忽曹推憚之竟六十季以文名湖南或見所作不能好  
也嘉道間嶽麓城南院生習業相高羅典歐陽厚均余  
廷燦等爲院長生徒達者賀長齡兄弟羅繞典陳本欽  
李星沅勞崇光等數十人其時好古學經史詞賦及探  
討政術論鹽漕河兵有魏源鄧顯鶴後則曾國藩左宗  
棠雖自卓犖不可諸院生諸院生亦以爲非吾黨不屑  
相引重而皆正善龍君君性嚴慎不言人過失接遠進  
如朋友然所至人人敬忌君卽季長君者有佚行唯恐  
君知君知之卒無言而人內慙見君益謹咸豐初軍事

起院司急責民財佐軍采人望下檄使督其事君避兵  
還攸因以攸事譏君人以長者必惡聞若言固宜堅辭  
君承檄再出弟子疑焉君曰往役義也而可以寬鄉鄰  
吾但不利之而已礪礪以爲高其爲名也幾何矣已而  
同事者例外私取君遂退歸於是攸人告御史發其狀  
事下巡撫遣官就案君悉自列已先豫聞賞皆入公院  
司素信君又不欲窮其事事得已先時人憚君以爲方  
正無所徇耳至是乃知君不苟自絜而恕人以情如此  
然君終身居城中足未嘗詣府廷院司或聞其名知不  
可見久亦忘之自湖南軍興一介之士長官到屣君名

齒耆宿三子交游多海內名輩其官湖南者及湖南達官皆罕見其面及論貞介謹守之節富貴不能淫末有先君者也晚季以祿養豐贍視少壯時饒給萬倍人之見君者當在環堵几榻不具衣服言語衍爾視其廬若非其高軒深堂君徐步其中衣服言語衍爾視其廬若非其有也於乎其可謂有道之士季七十六同治八年十二月辛酉卒于省城理問街里第嘗見聞者僉以爲生平無遺行殫言可以使懦夫立薄夫敦鄉社之祀請依前典謹狀

誥授光祿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詳勇巴圖魯世襲

一等輕車都尉 欽差巡視長江水師 贈太子太保

衡陽彭公季七十有五行狀

公彭氏衡陽查江人諱玉麟字雪琴梁園君之長子也  
其先吉安太和縣人當明洪熙時有顯明者字聲揚以  
進士官于衡譜云光祿大夫而不詳其職位蓋指揮使  
晉文階故子孫世居查江何隆甸克守先業樸謹有家  
法梁園君以善書充供事敘懷甯三橋巡檢大計卓異  
遷合肥梁園鎮巡檢廉介明幹勤于緝捕合肥李瀚章  
巡撫湖南特爲作傳推爲皖中循吏之最事具衡陽縣  
志公以嘉慶二十一年生于梁園鎮巡檢司署岐嶷穎

悟盼昧有威季十餘從父還查江有田百畝爲親族所  
乾沒反以供養責償所舉債故無所寄止僦屋以居父  
卒益困奪田者愆反覆則或虐其孤公母王氏山陰儒  
家女閉戶戒備一不與校公弟玉麒甫數歲一日偶行  
田壟間禾中有人突起擠之幾墮水俄聚無賴登門叫  
呼反責數其不教於是族人共憤怒責奪田者歸其田  
十分之二及屋一椽令母子居之奪田者劫于公義而  
怨益甚日夜伺隙侵辱孤子王氏召兩子泣告曰此鄉  
不可居若等皆男子當遠出避禍努力自立成人而後  
相見公是時季十六讀書已通文義以母命遂入城居

石鼓書院從諸老生問經義學詩習書諸生以其聰悟勤學稍稍異之因與游諸名家貴公孫子間緼袍敝冠介然自守辭氣清雅風采秀雋未嘗有飢寒之歎城中聞人欣然願交焉然書院課額少膏火銀超等者不足給日食初學孤生尙無緣得之乃投協標充書識例補馬兵得支月餉兼試書院月可得餘錢三四千迎母至城中母子復相守而弟已從賈客遠服賈久不聞消息貧薄單寒人所不堪母子怡然安之猶以爲出水火而履天衢也衡州知府高人鑑以鑒裁自許一日詣協鎮適公送文書稿未及收協鎮入內具衣冠知府視几下



有文字取視之問何人所草對曰營書彭某也知府曰此字體奇秀當大貴且有功名卽召至客坐見之益大喜語之曰可時入吾署中遂執贄爲弟子知府親課之如嚴師繩摘疵謬不少假借然評語輒獎借每有他日柱石名臣之譽及當府試眾以爲必第一乃置第十越日縣令告之曰太守以子名位未可量不欲其速化也學院試竟黜明季學使陳壇取附學生員賞其文目爲國士而公名字大聞于郡縣協將令爲子師卽臨桂麻維緒後以鄉舉官湖南知縣有才名者也道光末新甯愚民李沅發爲亾命猺民所脅稱亂破城步戕官大發

兵捕討徵衡州協標公荷槍徒步從行營中尊書識爲  
稿公協將見之呼曰彭公何不騎對曰方往殺賊安敢  
自逸協將悚然言于谷總兵軍中事往往詢之自新甯  
靖州越境至貴州廣西邊遇寇下溫敗之軍屯開泰奉  
檄至桂林軍府總兵以所乘馬借之遣二兵從道兩從  
兵病瘴不能行單騎度萬厓山至軍中復從戰金峰嶺  
寇散走禽李沅發上功總督見銜名列生員以爲武生  
特拔補臨武營外委賞藍翎鎮將欲爲聲敘更請保獎  
訓導公辭以年幼學淺不堪人師且效力有日凱旋侍  
母爲幸多矣遂還衡陽清泉楊江子春有典鋪在耒陽

值歲荒亂商旅不能自保請公往經理至則散錢振饑  
貧貸困屨不責其券息費緡錢千數不待請報眾以告  
子春子春曰錢已用可復還耶遂不復問其後柳桂陷  
寇未陽土寇蠢動日夜思劫掠然過典鋪門輒曰此嘗  
施惠吾輩不可掠也以此竟從容收費本還報主家論  
者謂公一貧生爲人司出納視其財若已有放散無所  
顧慮子春最謹于財當其時未必知後當收其報而無  
幾微吝惜之意絕不問其出入皆可謂豪傑人也公在  
未陽見坊市無賴聚積多謀不逞知必亂陰條列姦宄  
渠魁數十名請縣密捕縣令不能用渠黨頗有知者謀

伺其出窘辱之公在營稍習拳棒恆縛行纏中置鐵尺以二健兒護前後一日遇少季摩肩過排之不動反推少季顛數步外又嘗詣縣門無賴呼譟從之僅而脫去是時曾文正以侍郎治兵衡湘博求奇士衡陽常豫儀安薦公有膽略可倚任因勸公謁文正公時居母喪未踰季意不欲出文正亦居母喪遣謂曰鄉里藉藉父子且不相保能長守北墓乎公感奮遂入軍檄佐曾國藩陸營自此三十八季諸將帥或官或罷或先亾逝唯公旦夕軍中未嘗一日息亦未嘗一日官也咸豐三季冬總督所將軍潰于田鎮有 詔徵湖南鄉軍援老昌帥

水師具礮船曾文正始大治水師船船三等曰快蟹長龍三版船制營制具公所奏定水師章程大要以三百八十人爲一營始立湘軍水師十營以公領一營爲營官其九營皆總把老員或新進不敢專達多倚公以白事故公雖領一營而實統水軍以附生驟將三千餘人湘軍之不循資格往往如此然他人或隨敗散分析唯公始終總其事云四季二月從曾文正陸軍俱發衡州時寇分部踞岳州湘陰旁破甯鄉旋引去水陸軍徑下湘渡湖屯岳州城內外公別帥所部繞西湖防寇伏鈔三月陸軍攻羊樓洞敗還寇躡之岳州陸營潰退水軍

引還長沙公孤軍留湖中曾文正涕泣謂必敗从俄聞  
全軍還大喜過望自是益倚公四月寇復奄陷甯鄉上  
破湘潭大眾逼長沙屯靖港百餘里中寇勢相接烽火  
照耀省城閉門不問戰守事曾軍陸師盡出赴援獨水  
師十營屯湘中流用幙府議悉軍攻湘潭召十營官決  
之皆推公居前定策公毅然請當前行其夜卽發未至  
十里聞礮聲則塔齊布從甯鄉來援已接戰再勝公乘  
三版望湘岸連檣十里皆寇舟然多鎡貨無戰艦默自  
計進軍得勝士卒貪擄獲必自亂因約三營首尾攻之  
自衝其中屯縱火同時燒之寇逃走燒溺無算城寇失

氣開城北走財貨一無所取捷聞湘中士民歡慶以爲  
軍興戰功第一公還大軍恂恂如未嘗戰督師 功並  
前全師功議敘知縣賞藍翎公初入軍時約誓不私財  
不受官至是固辭每啟事猶自署附生後蒙 特簡補  
金華知府乃以官繫銜然自府道至尙書于交友在卑  
位者未嘗令依官禮終身若布衣昆弟之好當世稱其  
高雅六月曾文正所奏調水師大將陳輝龍至自廣州  
而前調知府褚汝航游擊沙鎮邦等自桂林俱會長沙  
更遣塔齊布合羅澤南陸軍護水師徬湘東下公率舟先  
進寇亦具船礮據南津蘇勝夏鑿趨之公從君山楊載

福從雷公湖張兩翼寇扼南津不出陳前鋒分小船入  
港寇遣舟接戰小舟遽反走寇舟爭出公及楊公鈔之  
燒百餘舟奪小船數十其夜寇走踰五日寇復駕巨舟  
來攻再敗之寇退保雷鼓臺進攻不利會暮欲退楊公  
謂公曰我軍船不滿百寇眾十倍非冒死出奇不得免  
乃乘三板冒礮直下公從之中槍子傷指進愈急遂陷  
寇中衝入燒其坐船寇還救見屯舟火起遂大亂敗散  
公還血盈袖裾自此與楊公均以勇略冠軍諸將無與  
比號爲彭楊陳輝龍後至以爲書生新軍猶敗賊賊易  
與耳遂自將先進乘拖罟大舟旌旗鮮明洋裝銅礮響



振山谷湘軍自失以爲不及公與諸營官皆乘三版往  
觀戰至中流拖罟膠寇小舟爭赴之我軍三版往救水  
急風利盡吹入寇屯中寇更出陸師遏之遂大敗兩廣  
水師將皆投水外公與諸將單舸僅得還自是水戰專  
任彭楊公以此益知水戰利害陸軍連戰皆捷遂至沌  
口謀攻荃昌荃昌城外皆寇壘公與諸軍議當渡江先  
燒其屯自塘角至青山寇緣岸列礮丸發如雨諸將皆  
露立三版權船徐進有俯側避礮者皆目笑之以爲大  
恥寇從城上望見相顧失色緹城逃者殺百數不能止  
沿江屯寇盡潰悉燒屯壘及其舟船而還寇遂弃城走

漢口漢陽寇皆走陸師不血刃復兩名城一大鎮下游羣寇聞之大患聚黨田鎮夾江爲五屯依半壁山連舟斷江纜以鐵索大瑣平布竹木爲大筏施大礮密如列筍筏前更護以礮船後列輜重船五六千艘望之如大城市陸軍攻山屯小勝因斫鐵索軍還營寇復纜合之水師欲下則蘄州江岸寇撓之公議掠蘄直下合陸營併力攻之兩岸礮雨下哨官軍士傷歿相繼軍氣無沮竟逼田鎮屯焉蘄寇亦走合田鎮寇屯公間行至陸軍刻日合戰分水軍爲四隊頭隊船悉令去礮具鑪鞴椎斧炭薪戒曰無仰視順流疾進至筏下斷瑣纜自將二

隊爲距援楊公將三隊突纜燒下游寇舟四隊守屯半夜陸軍出攻半壁山水師頭隊皆小船無篷桅鼓櫂直下俄頃逼筏前哨官孫昌凱故鐵工也方鼓鑪銷瑣環未開有小船視筏下船隙劣容舫試擠而過後者從之竟度二船遂謹呼曰鐵瑣開矣寇愕亦謹筏上皆爭走相踐墮水楊公率諸軍徑下至壑穴乃回船擲火燒而上天明東風起乘風上公乘流下合軍盡燒寇舟筏山上寇顛隕尸相藉田家鎮之戰湘軍水師名聞天下文宗采其戰法手詔宣諭江南北水軍未幾寇夜襲大營燔帥舟曾文正入陸軍自保湖廣總督陸軍亦潰退

寇執大盛公所部軍入姑塘陷圍中寇斷湖口公帥軍  
往救不利師無統將公無部曲乃還新隄修船寇復陷  
荖昌漢陽湘軍水陸相保悉從九江入湖就餉南昌公  
更募士造船立新軍與楊公合三千人自岳州以來水  
師續增新舊營皆公與楊公部曲二人分統之非復初  
出營制矣咸豐五季湖北巡撫胡文忠促進兵攻荖昌  
要公同攻漢口而楊公出江屯沙口寇不出戰陸師不  
能戰水師空屯三日議引還沙口在荖昌下游三十里  
還屯沌口在荖昌上游三十里舟從荖昌漢陽城下過  
經寇壘下無生全理胡文忠由陸循漢入沌令水師從

之楊公以爲懦微笑曰丈夫行何所避淨江下則沂江  
上耳公聞憤然卽登舟張帆先行寇先機舟中流且縣  
礮城上以爲我師必不敢掠而過公旣行部下莫敢後  
之楊公亦愕出不意忽忽皆發小船如鳧鴈散礮丸飛  
鳴萬聲同發我軍但冒進不暇計生从公所乘船桅折  
船覆公落水起攬船底橫漂江中流楊公舟掠而過未  
及下帆瞬息已去成發翔棹三板來拯公還營失四船  
从者三百人胡文忠親拜公請百叩以謝且曰水軍徒  
猛無益宜大治陸軍乃可爲也其時湖口內水軍頻挫  
敗从一營官喪船數十曾文正急召公至江西自助留

楊公湖北公沂江還湘趨南昌而袁州瑞州並陷水陸道絕無可通之理眾議當由廣東繞閩浙入廣信計程百日乃達公曰江西危急旦夕赴之猶憾不及義不可圖自全卽易衣裝選僉從數人從且戒之曰卽遇寇若等自忖無顧我初僞爲賈客操皖音經寇關丰數重無覺者及將出寇境居民言稽禁甚密從者二人逃去公更敝衣懷一盃僞爲游學乞食者竟出寇丰無復訶問間行至江西省城城門官吏亦弗疑也時曾文正屯南康公先上謁江西巡撫城中官大驚湘軍聞之兵氣自倍自此立內湖水軍游擊吉袁臨瑞建南饒廣間日有

戰事凡統十營大小船六百七季曾文正還籍治父喪  
公時已擢惠潮嘉道而楊公署湖北提督官位尊奏爲  
水師總統以公協理蓋水師雖分外江內湖終當合併  
非公不能助楊公故各遙領焉曾公旣歸久不出公在  
江西歲餘餉不時得借火藥亦靳不與曾公每曰吾負  
雪琴其季湖北陸軍再克老昌漢陽兵執益盛水陸同  
下復圍九江攻湖口寇扼石鐘山梅家洲力遏內湖軍  
不令合外江公率全軍分三隊出戰楊公臨江發礮爲  
聲援不能進而寇度石鐘山巖腹置巨礮正當船衝公  
令三板先出大船繼之前鋒中礮哨官立斃公令前船

還後船次進有舛者復回後者復迭進俱十餘舟公一  
不顧或諫曰今驅士卒與飛火爭命徒舛無益非兵法  
也公泣曰水陸用兵五年精銳忠勇之士斃命千數湖  
南江西民士屠戮者數十萬每一念之恨不卽亾不破  
此險孰無生理今日我舛日也義不令將士獨舛亦不  
令恠者獨生矣鼓棹赴之寇礮焦裂銅飛礮者震舛船  
銜尾直下與外江合軍歡聲動江陸軍奮蹕從城背山  
下應之寇大奔城外山上洲中寇皆轟走遂進奪小孤  
山復彭澤望江東流寇望風遯逃前隊水軍過安慶城  
城寇不敢出連破樅陽大通銅陵峽口寇屯而還合圍



九江公督所部二營駐湖口令八營屯防江西九江既復楊公進軍黃石磯自九江至湖北省城置十二屯營明季公移營與楊公合屯於時金陵大營潰蘇杭徽甯繼陷寇復上陷東流建德彭澤圍湖口公赴援舍舟登城兩立數日夜寇引去十一季 詔授廣東按察使寇復上犯蘄黃德安公率軍上巡江防會陸軍攻孝感克之遂復天門應城黃州德安胡文忠薨 詔以李續宜撫湖北授公安徽巡撫公上奏曰臣衡陽一諸生父母弃養終鮮兄弟少習舉業不知韜鈴亦無搏擊之勇徒以逆賊猖獗激于義憤遂從帥臣曾國藩于軍旅之中

矢念殺賊初時創立水師曾國藩以臣粗有膽識飭同  
今福建提臣楊載福制造礮船編立營哨候習風濤沙  
水之性久而稍諳駕駛與賊轉戰仰賴

聖主威福諸將維持士卒用命幸不覆沒中間屢荷

鴻恩超擢不次每一除授臣必具稟帥臣自陳才力粗  
疏不諳公事請爲代奏開缺曾國藩亦深諒臣愚衷非  
出矯激屢請留辦軍務皆邀 俞允一不圖 恩命有加  
無已臣亦何心敢自外 高厚乎願念封疆大吏有節  
制文莖之權鎮撫軍民之責措置一有未當必致上負  
朝廷下誤蒼生以臣起自我行久居戰艦草笠短衣日

與水勇舵工馳逐于巨風惡浪之中一旦身膺疆寄進  
退百僚問刑名不知問錢穀不知譬之跛者行生僻之  
路其爲顛蹶不待履蹈坎坷而後知也且身不學無術  
褊急成性十季江上身受風溼筋骨痛疼心血虧損善  
忘多病更虞不勝重任連日與督臣熟商浼其代爲陳  
情督臣以向無此體制必獲譴責臣再四思維與其勉  
強負荷貽誤 國家不若冒昧直陳冀見原于 君父  
爲此籲懇 聖恩准開臣缺簡放賢明精幹大員接任  
安徽巡撫整頓吏治兵事使臣得一意辦賊努力前驅  
詔獎其真實不欺仍著帶兵勇赴任旋以苗練反覆

賜張潁州岌岌楚豫無兵促公馳赴兼 詢剿撫之宜  
公覆奏苗逆應剿不應撫可一言而決唯必俟廬州克  
復乃可併力臣從軍八季專帶水師長江上下千有餘  
里船隻千餘號臣與楊載福當一駐下游一駐上游以  
資控扼若一旦弃舟而陸無一旅一將供其指揮倉猝  
召募必致僨事強統客軍又難相孚有 詔皖撫難得  
其人宜籌商人材薦賢自代會李續宜亦辭湖北巡撫  
乃以李代公而改公水師提督未幾又 詔帶領水師  
有節制鎮將之任改膺荅職不足統率著以兵部侍郎  
候補旋補右侍郎時雖與楊公分將而名位相壓動多

嫌忌軍中重文輕武勇將復猜侮文官公自奉統率之  
命調和倍難于協理時矣然彭楊齊名垂四十季終  
始無間論者多爲楊公屈而不知公之苦心和協爲尤  
不可及也是季別立淮揚水師以江路未通留助攻守  
同治元季春揚公以母病再請假公進屯銅陵并將外  
江內湖淮揚三軍十八營攻金柱關烏江蕪湖東梁山  
皆克之悉調上游水軍集濡須又別立太湖十營亦統  
于彭楊自此公常屯濡須楊公常屯蕪湖日月苦戰不  
可勝紀諸將衝鋒公每乘小船督戰以紅旗爲識營官  
戰罷來候見則紅旗船又已還公或前或後將士皆懾

惴各盡其力亦間入陸軍察戰狀嚴明無所瞻徇諸軍  
畏之然公終身不言陸軍長短特以往來倏忽難物色  
其所經行軍民莫敢爲大姦宄後巡長江一出而江岸  
煙賭館不禁自絕威聲震動數千里諸帥無與比也二  
季五月公與楊公合兵攻九洑洲以合金陵之圍時沿  
江府縣次第肅清寇于洲築屯壘數十外作大城列舟  
環之水陸相護以爲江甯城犄角前督帥向榮和春皆  
以攻洲不克敗退李世忠又嘗以三萬眾扼洲不勝移  
軍太都興阿等言九洑危險曾國荃圍軍當退 朝廷  
息疑屢以爲慮故大舉攻之名將勁卒畢集公陳船上

流南隊向下關北隊向草鞋夾各設後隊爲援應楊公躬督船攻燕子磯破之陸軍亦分三隊掘洲埂攻中關三版悉繞洲洲寇不出但發火槍舛者數百人相持不能進至夜公傳令諸軍更番夜攻且曰洲不破不收隊矣諸軍具炊傳餐附洲諸軍皆皇皇莫知所爲洲中船上礮不絕以小船蟻附鉛丸不能及反多傷後隊俄有從火叢中登岸者一人登一船人畢登則譟曰洲破矣諸三版附岸者謹譟騰蹕而上寇眾大駭小槍羣子紛亂雜擊登者皆忘其舛踐尸直進大破洲邊屯防洲諸寇船人悉赴水一方擾亂一洲皆擾亂寇眾萬餘潰散

自田鎮以來肉薄於戰之事終于此役克江甯成大功  
由此戰也江北諸帥偵知之飛書先報捷有 詔問狀  
公奏功疏猶未上於是寇黨從福建出江西寇池州謀  
撓官軍公還救青陽未幾 詔揚公督師江西自是公  
專統水師明季江甯復大寇悉平論功以創立舟師爲  
首公前以九洑功 賞黃馬褂至是諸將帥封爵者八  
人公亦賞一等輕車都尉世職加太子少保銜明季被  
命署漕運總督公奏曰臣以諸生從戎十有三季仰蒙  
文宗顯皇帝暨我

皇上逾格恩施叨竊 寵遇夙夜祇懇若涉春冰茲又



欽奉 恩命署理漕運總督以臣之愚再四忖度有不能不披瀝上陳者伏查東南轉漕關係甚鉅軍興以來河運久停幸軍務將竣規復舊制本季漕臣吳棠試辦河運三萬石此後通籌全局重立新章臣於斯事全未諳究何可冒昧嘗試貽誤京儲此臣之不敢受 命者一也臣於咸豐十一季蒙 恩簡任安徽巡撫自揣才力三次疏辭仰荷 聖慈改補今職彼時粵逆鴟張苗練捻匪交相構煽皖江南北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臣方專力水師其艱難與皖撫相等區區愚忱既爲皇上優容亦爲天下所共諒以目前情形論之漕臣責

任雖重較之十一季之皖撫則有勞逸之別難易之分若辭皖撫於昔季任漕督於今日未免辭勞而就逸舍難而就易既變易乎初心恐貽譏於物議此臣之不敢者二也臣本有失血之證久居水次逐漸加甚右手右足悉作麻木早欲以疾上陳而新設長江水師上下四千餘里分汎設官事事創始兩江督臣曾國藩以臣於風濤沙水江面港汊較爲諳習屬擬章程屬稟凝思卽覺心搖搖不能自主執筆在手偶一停頓心手不相貫注往往筆落於几不能自知蒲柳早衰萬難重任此臣之不敢三也抑臣更有請者臣久失怙恃終鮮兄弟本

無室家妻子之戀兼少期功強近之親祖宗北墓祭掃  
闕如去秋大功粗蒞亟欲上陳而彼時楊岳燧曾國荃  
鮑超相繼離營與督臣始終兵事者祇臣一人金陵新  
復猶須幫同彈壓今江南諸事均有頭緒長江水師已  
由臣粗擬條目與沿江督撫會同具奏微臣身在行間  
濫厠卿貳揆之於心更有未安惟有再乞 天恩開臣  
兵部本缺臣亦不敢遽作歸計容將營中各事清理再  
行請 旨回籍有 詔迅赴署任無庸固辭公再奏言  
臣本寒儒傭書養母咸豐三季丁母憂曾國藩謬采虛  
譽強令入營初次謁見卽自誓不求保舉不受官職曾

國藩察臣語出至誠比時許諾十餘季來不求保舉而  
膺破格之獎者已非一次不受官職而蒙非分之榮者  
幾躋極品返之初心愧汗浹背然臣猶有以自處者自  
知府而擢至巡撫由提督而改補侍郎并未嘗一日居  
於其位歷任應領養廉俸銀及軍營例支官品銀從未  
具領絲毫誠以 恩雖實受而官猶虛寄也若

皇上責臣以必赴臣惟有負罪而再辭於是 准開署  
缺仍留水師時捻寇北犯羣帥馳驚東南五省戎備空  
虛而三載晏然公之力也七季兵事大定長江水師營  
制既立自荆岳二州至崇明縣五千餘里凡設提督一

員總兵五員以六標分汛營哨官七百九十八員兵丁萬二千月餉襍費歲銀六十餘萬以長江釐稅供支不煩戶部公與曾公合奏事宜三十營制章程廿四奉

詔編爲六卷載入方略頒之天下垂示後世公在軍纔卅季矣初時軍餉奇絀而淮鹽積滯惟水師小船間道可通公商於鹽政摺鹽自賣以供月餉及江路大通商販未集江西淮北鹽利五倍水軍糧臺所餘鹽銀五十餘萬兩曾文正設三省督銷局招商領票水軍鹽票大小數百張至是軍餉有額支的款餘銀及票貲本巨萬公一不私取乃以五之一取息助水師公費之不足且

以備外患倉猝之需餘分解雲貴廿萬甘肅廿萬助軍  
餉以十萬廣本縣學額而以鹽票犒諸將有大功者既  
乃奏言臣墨經從戎創立水師非敢曰移孝作忠良以  
先臣曾受 朝廷一命之榮臣母亦時以忠義相勸當  
多難之日義不得顧私情也臣素無室家之樂安逸之  
志治軍十餘季未嘗營一瓦之覆一畝之殖受傷積勞  
未嘗請一日之假終季風濤矢石之中未嘗移居岸上  
求一日之安誠以親服未終而出從戎旅既難免不孝  
之罪豈敢復爲身家之圖乎臣嘗聞士大夫出處進退  
關繫風俗之盛衰臣之從戎志滅賊也賊已滅而不歸

近於貪位長江旣設提鎮責有攸司臣猶在軍近於戀  
權改易初心貪戀權位則前此辭官疑於作僞三季之  
制賢愚所同軍事已終仍不補行終制久留於外涉於  
忘親四者有一焉皆足以傷風敗俗夫天下之亂不徒  
在盜賊之未平而在士大夫之進無禮而退無義伏惟  
皇上中興大業正宜扶樹名教整肅綱紀以振起人心  
臣豈敢稍犯不韙以傷 朝廷之雅化況人之才力聰  
明用久則竭若不善藏其短必致轉失所長古來臣子  
往往初季頗有建樹而晚節末路隕越錯謬固由才庸  
亦其精氣竭也臣每讀史至此竊歎其人不能善藏其

短又惜當日朝廷不知善全其長知進而不知退聖人於易深戒之固有由矣臣本無經濟之學徒以負性愚贛精力強壯恃勇往直前之氣妄欲埽蕩賊氛然性情褊躁思慮戾傷月積季累怔忡暈精力日衰心氣日耗若再不調理必致貽誤 國事伏維

皇上孝治天下合無仰懇 天恩開臣兵部侍郎本缺回籍補行終制藉可修理祠墓以續十餘季遠離先塋之愆靜養病軀得以醫治則報 國之日正長斷不敢永圖安逸有 詔聽許未十日復 詔於百日後迅赴江皖扼要駐紮兼以養痾仍不畀以員缺公奉 諭感



泣因奏俟布置周妥明春起程又密薦文荃堪重任者  
五員時官曾左李諸帥任寄益隆往往以公事訓飭  
言官論劾惟公奏上必奉 褒旨勉慰有曲體重臣之  
論廷臣言事交推其清正廉直一時功名爛然矣八  
季春還衡陽以查江舊居久荒圯于府城東岸作草樓  
三重自居置妻子別院略不省視時往母墓廬及查江  
家廟皆布衣青鞋不恃輿從補制滿三季不出種樹灌  
園脩然也而長江水軍多募綠營煥事攤派以侈靡相  
尚篙舵工或不能操舟提督寬假之眾論以水師無益  
可撤罷十一季曾文正薨 詔促公出視師聞 命卽

行始發衡州而長沙風動前提督以病免奏薦將材及  
劾罷沙汰營哨官百八十餘人杖責革衣者各當其罪  
而尤以提鎮相見及文移不得卑屈爲諂諂蓋欲存鄉  
軍之舊俗使將士相親習而不陵蔑故公生平治軍嚴  
而不倨兵法卽在乎此事竣 召入見卽日被 命署  
兵部右侍郎加 恩賞朝馬 大婚充宮門彈壓大臣  
僚友謂公屢疏辭官特憚蘇劇今 恩命稠疊卿貳清  
閒宜可以少安公復再疏力陳不能服官及始終一轍  
之意 優詔從之命每季巡閱長江專摺具奏兩江湖  
廣總督供辦公經費銀蓋有事而非差無官而有祿

朝廷特爲公設例外之例所以優異倚畀者至矣其後  
公力辭辦公銀言者復請起楊岳斌巡江講官盛昱復  
劾公不應朝命欲以脅起公皆未足以窺

穆宗當日之聖意也公自奉命巡江經十九季以經  
歷萬里勞擾上下奏築別業于杭州西湖以衡陽草樓  
橈之亦曰退省奩皆自建不煩公費其辦公銀每季萬  
兩不敢支領于前存鹽餘銀生息萬兩提用充之然又  
省嗇歲提息銀未嘗過五千兩計所節省又卅餘萬兩  
長江官兵皆整肅充足無游惰飢困之敝行舟千里如  
庭戶直省城鎮劫奪時有江湖荒僻渚澍數十季無寇

盜而公威望亦益隆顯每有大政督撫所不能了者輒以命公如樊口之事江西水師統將萬重暄之案兩江總督劉公被劾之奏安徽巡撫裕祿公被論之奏兩江總督左文襄湖廣總督涂宗瀛被劾之奏給事中鄧承修廣東貪吏之奏兩廣總督張靖達被劾之奏廣東藩司龔易圖副將利輝學政葉大焯先後被劾之奏皆命公查辦覆奏如所議行語具公奏議中文多不載總督李公公至交也奏樊口隄反其事湖北民士亟稱之時鐵路議興公上奏極言爲無益之費議者又請改水師船爲小輪船以爲捷利公欲奏陳近日兵輪專供

督撫水驛糜費之狀以所傷多未敢訟言乃奏言緝捕  
非三版不可長江水師制未可輕改立別籌經費作十  
丈小輪船十艘以備海口戰事南洋及船政大臣奉  
詔皆遷延不省及法越戰事與法郎西兵船至海上  
欽差調一超歪船不可得南洋兵輪五船避入甯波羣  
帥及樞廷總署數十大臣電報日至皇皇以船存亾爲  
安危乃知公之遠謀焉光緒七季 詔公署理兩江總  
督並辦理通商事務大臣時注意江海礮臺故公再辭  
不允已而公復言礮臺及兵輪江防皆臣專責而兩  
江地大政殷臣不善理財不習夷情必多決裂或生釁

陳 詔以左文襄代公而留公督江海防如故八年  
欽定京察列一等九年補兵部尙書疏辭不 允其後  
考績復列一等以開缺侍郎而 特予京察尙書未任  
而再得 優敘皆人臣未有之知遇論者以公爲無忝  
其年法越戰事起分 命大臣籌防以廣東近越南又  
爲南洋前衝 詔公募軍速往公適於八月拜疏乞病  
九月奉 諭力疾治行調湘軍四千由海道而身率隨  
丁輕裝度嶺十一月初至廣東省城湘軍八營俱集躬  
乘輪船相度形勢以虎門爲海口要隘常洲次之又次  
則北有漁山珠山南有沙路海心罔大黃潛皆屯軍設

礮爲扼守計其間道有橫門厓門虎跳門磨刀門皆募  
漁船守港汊未十日布置畧定人心帖然因自請率陸  
師出關擣西貢助越南驅法兵蓋公於通商約和積憤  
久每思一當敵以死泄其怒而中外搖搖多以爲未可  
戰初至軍卽聞法國終歸於和時方有 旨切責議和  
者尤以和爲諱但嚴戒開邊 卹帥皆觀望持兩端公知  
夷船終不入虎門廣東必無 戰事故舍舟登陸之說昔  
嘗自陳以爲必貽誤者今反自請入陸營誠恥其不死  
也又據公法禁各國船貨入口奉 密諭無庸封港已  
而法人先行封港南北洋不能詰問福建海口戰船坐

待敵礮防兵潰散和議復興唯廣東法船竟不至聲音當攻瓊亦竟不來眾以公重名所懾然所屯去越南福建甯波皆絕遠遣援艱危將領零落公性卞毅又移營海口居草棚暑溼寒雨內外煎逼發病遂不可治十一季和議定猶上二疏力爭于朝乃後請疾歸度領至浙病篤不能飲食言語行步須四人扶持連疏乞休皆慰留賜人參且問病狀終不得謝事所上疏言病前後屢數十或一季再請同于例摺諸大臣亦無爲言者十四季復扶病巡江至安慶安徽巡撫陳彝新擢用初未識公見公病狀大驚固留公入城調養公以巡江



事未畢不可陳乃奏言臣與彭玉麟向不相識今見其  
行步龍鍾語言蹇跬朝廷必欲用之則當聽其養疾  
以收他日之效奏上報聞以此乃知公篤老其季公再  
乞病得請仍 詔無庸開公巡江差使公奏謝有子子  
孫孫感激之詞猶以在軍數十季經手事繇仍不得遽  
歸十五季冬乃還衡陽昇負登樓遂不復下十六季三  
月甲戌病革昇至正寢乙亥薨夫人鄒氏子永釗皆先  
卒歿無姬侍僮僕四孫童幼絕于部曲兵官之手可謂  
丈夫矣公剛介絕俗然至性過人幼而失怙事母至孝  
居貧奉養先意承志外祖母居懷甯無子孫公時恃傭

書爲活歲不足衣食以太夫人慕念艱難跋涉往返五千里迎至衡陽太夫人得奉母終天季所謂孝思不匱者也鄒夫人以樸拙失姑愛終身無房室之歡自太夫人卒後遂不相面弟玉麒游客秦豫遭亂隔絕廿季及公授安徽巡撫見邸鈔識其名始間關至軍中相見哭失聲護愛甚篤與共寢食而弟久客州縣服藥煙成飲公軍中尤嚴煙禁以情告公大怒立予杖四十斥出之日不斷煙飲歿無相見弟感愧自恨臥三日夜瀕歿竟絕不更服復爲兄弟如初以其習商業令行鹽致貲巨萬公一無所取弟亦豪邁揮霍恤貧篤義鄉人流落江

淮者悉收卹資之歲散萬金亦先卒遺妾女與公子婦同居以孤孫見綏後之公自領內湖水軍及後總全軍軍餉無所出不以煩公家前後惟領銀十七萬兩作鹽本軍餉外所應得公費悉出以佐義舉凡出資助本縣學田銀二千賓興費銀二千育嬰公費二千修縣志書獨供筆札刻資銀五千獨造船山書院銀萬二千衡清試館銀一萬兩其濂溪墓昭忠祠京師及各直省湖南衡永會館凡募助公舉者動以千計所部有功者凱撤時及疾篤時均舉贈各萬金凡費銀十萬兩族中老者歲有饋又計丁口遍資給之凡數萬兩計其兄弟所散

財幾滿百萬而當軸要人無一字之問十金之遺以孤  
潔無援自喜至于接對友朋協和羣帥煦煦恂恂未嘗  
有傾軋驕倨之心五十以前有氣陵之者必勝之而後  
已其後望重季者人皆推敬亦深自斂抑誘接文士尤  
能折節素工畫恣蘭入妙品而尤喜畫梅全樹滿花所  
至輒奮筆潑墨海內傳者過萬本藏于篋者一牛車不  
能載尤惡浮華厭絕饋遺治軍廣東時民士恐餉不繼  
共輦銀十七萬送軍中謝不受及歸眾以金排萬人姓  
名列二繖志感頌其直萬金悉諭令各還其主且戒其  
奢焉其繡字頌功者送海幢寺中治軍嚴肅恆得恣外

意所誅者必可以正民俗安慶有候補副將胡開泰召倡女飲而使妻行酒其妻不可遂抽刀剖其腹街巷詢詢事聞院司方聚議謀所以處公適至聞之曰此易耳遣召之來但詢姓名居止便令牽出斬之民大歡湖北忠義前營營官總兵銜副將譚祖綸誘劫其友張清勝妻清勝訪之陽留居密室出偽券索償債得遞去訴營將州縣皆爲祖綸地置不問因訴于公公先聞黃州漢陽道路藉藉欲治之無端得清勝詞爲移總督先奏劾祖綸且遣清勝赴荖昌質之詔公與總督卽訊祖綸令人徼伺清勝于輪船擠之溺舫遂餌其妻父母及妻

劉氏反其獄忠義營統將方貴重用事總督昌言誘姦  
無以罪謀殺無據公揣祖綸根據盤固不可究誥適總  
督監臨鄉闈卽驟至荅昌檄府司提祖綸至行轅親訊  
忠義營軍傾營往觀祖綸至陽陽若無事公數其情事  
支離狡詐及謀殺蹤迹祖綸伏罪引令就岸上正軍法  
一軍大驚然已無所及夾江及城上下觀者數萬人歡  
叫稱快故公之所至老幼瞻迎長江聞其名字肅然相  
戒牧令輯其隸役曰彭宮保至矣非獨威聲使然所行  
事深感民心庶乎不侮矜寡者也遺疏聞奉一上諭前  
兵部尙書彭玉麟忠清亮直卓著勳勤以諸生從戎轉

戰東南各省所向有功會同原任大學士曾國藩創立  
長江水師籌畫精詳規模悉備 受 先朝知遇由知  
府洊擢封圻內陟卿貳迨粵匪蕩平蒙

穆宗毅皇帝眷念勳勞賞給一等輕車都尉世職並加  
太子少保銜朕御極後擢任兵部尚書嗣因患病迭次  
陳請開缺降旨允准仍派巡閱長江水師十餘季來力  
疾從公不辭勞怨復因病甄增劇請開差使當經寬予  
假期並准其回籍養病頒賜人參方冀調理就痊長資  
倚畀茲聞溘逝悼惜殊深彭玉麟著追贈太子太保銜  
照尚書例賜卹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恤典該

衙門查例具奏加恩予諡並於立功省分建立專祠其平生戰功事蹟宣付國史館立傳伊孫候選員外郎彭見紳著以郎中選用彭見綬彭見粹均著由吏部帶領引見用示篤念蓋臣至意五月十六日 子諡剛直公功績昭著其在鄉里行誼可敦薄立懦嘉言奇行不可勝紀今掇其落落大者及外所不知次爲一篇以待國史徵采及當世名公碑誄備削橐焉

桂陽直隸州泗洲砦陳侍郎季六十有九行狀

侍郎諱士杰字雋丞先世自江西遷桂陽州北鄉當宋淳熙時至明益顯爲州大族號泗洲陳氏有參政尙伊



由進士起家官監司有治績祀于鄉賢族多豪富至嘉慶時贈公兩世皆好客樂施資恆不給母尹夫人佐以勤儉躬操作教兩子讀且習勞樵汲負米或至數十里侍郎性穎慧質實端慤常從其兄士元會姻家嘉宴坐客百餘人有老翁指謂客曰吾聞天下多難則邊遠生材陳氏二童子其當之乎聞者稍稍異之顏翁工相人以女妻之家疑其貧翁曰此豈久困者道光中州試錄送第一入學旋補州廩生與兄游學長沙貧無齋糧族人醵千錢送之入嶽麓書院院長丁學士器賞之學使課諸院生得其文激賞置第一明季按試到州連得高

等選充己酉科拔貢生 廷試詩題獨得題解以一等  
第一用七品小京官分戶部敝車羸馬不喜造請時聞  
文介在曹司以鯁樸稱同僚或迂憚之一見相契若平  
生歡曾文正于朝考讀卷時相知賞又同鄉先達以鑿  
裁自許傾懷延接未嘗輕詣也常宴門生酒罷投壺惟  
侍郎與合肥李總督立三馬及後並膺疆寄傳以爲驗  
咸豐元年季丁父憂貧不能歸文正躬爲辦裝縣衣車簾  
悉取爲贈旣而語臨朐主事曰雋丞外樸內朗幹濟  
才也二季文正亦以憂歸被 詔助巡撫治團練防巨  
寇是時廣西亂民已出嶺圍長沙陷芷昌安慶江甯建

僞號所在土寇譁起桂陽土寇李明先聚眾應之別稱  
洪順元季一方恇擾州生員劉占元夜造廬問計將安  
出侍郎辭以居喪不言事占元曰卽亂成能持喪耶謝  
曰季少望淺鄉里難用官恣令不行諸公各散去徒爲  
辱耳則相約請悉聽進止因集團丁得百餘人策曰賊  
執大不虞我之敢取之也及其眾未集可卽掩捕之眾  
如言夜徑入山寺明先唯與徒黨十數人居束手就禽  
送官訊斬之知州犒團丁酒肉意甚薄侍郎告眾曰此  
我利也官若重倚團丁徵調助戰守不得自主矣州北  
鄉團練不邀功求賞始此役也未幾白水洞姦民李觀

龍聚黨千餘陷永桂廳城新田知縣任瑛手書乞援眾議宜自保侍郎曰援新田乃所以自保也卽躬率兩團出境赴之道遇寇返忝東犯將至州境突遇我軍俘斬數百人餘眾破散其時省城虛弱僅自守永桂州縣界兩廣數有寇警牧令或守或忝院司皆不問鄉團聚散勝敗牧令又不暇問唯桂陽州北鄉團有所稟承人人得以自固守備甚設而侍郎未嘗尸其名曾文正治軍衡州手書招之任以謀議唯以用舍人才爲大計反覆進論他人或未知也鮑忠壯爲別校坐誣告營官論斬縛帳前顏色不撓入見力請釋之左文襄與俱出文襄

問鮑曰今救汝他日知報否鮑仰天自誓因獨引退恐鮑見其不市德自表褻大要類此三季從文正軍下湘援湖北而湖南巡撫先遣王壯荅出岳州至蒲圻遇寇敗退曾軍新集營岳州城外寇乘勝追奔將士力戰不能支遂水陸退走壯荅自以違文正誠致敗恥與俱退獨入空城外守文正憤懣將佐莫敢爲言侍郎獨進曰岳州薪米俱絕明日必潰宜遣救璞山璞山者壯荅字也文正愠不應侍郎自以建議爲公不宜逢顏色退臥頃之自計曰爲千人請命奈何計小禮數復入請曰璞山軍宜往救意色愈和文正方環走遽停步曰救之如

何吾頃遣偵之城中人但外有燎火卽召偵者兩人  
質之侍郎詰之曰若等畏賊不敢往若城中人出寸斬  
汝矣兩人具伏虛誑文正因問計侍郎具言賊無戰船  
宜遣水師三版傍岸舉礮爲聲援壯荃因得縋城走出  
免者九百餘人其後平浙克新疆大將皆在其中壯荃  
後爲名將號無敵數同壁壘意以爲桂勇倚已乃能戰  
有自功之色未嘗與言前事也岳州旣敗還屯長沙寇  
遂略湘陰陸忝甯鄉水斷靖港上陷湘潭踞之巡撫閉  
城以曾軍當敵文正遣陸軍攻寇甯鄉營官儲忠壯戰  
死寇少卻已而復至塔忠荃救之別將周鳳山桂崇陽

通城未得還文正獨與水師十營居湘川中流上距湘潭九十里下距靖港六十里春水盛漲時多北風寇上下皆瞬息可至呼吸不自保幕府無所爲計侍郎私謂閻運曰今獨可悉兵援湘潭卽不利猶得保衡永圖再舉若不顧根本但圖進取一敗俱舛矣閻運曰如此君何無一言侍郎曰欽差自以無守土之責又本奉 詔赴鄂伺便欲出今還湘潭有退避之形其實爲巡撫驅除軍中皆不以爲利吾不能犯顏強爭子宜入說之閻運具言其計文正招侍郎使盡其說卽大悟飛檄塔忠老旄師救湘潭侍郎又約楊勇懋彭剛直俱陳上攻之

便卽日六營先發明日督師親將四營繼之其夜又正  
更用長沙人士計分兩道大軍攻上游自將攻下游已  
而上游水陸大捷寇自稱兵以來屢抗大軍無搏戰之  
事短兵相接自湘潭始我軍自此始知戰事不以礮爲  
生歿而名將懸起克平巨勲雖有天幸侍郎本謀也當  
文正往攻靖港時諫不聽請從不許及敗還而湘潭捷  
書未至文正獨居煩憤欲自殺者數矣寬解管慰情誼  
益切其後論功以湘潭大捷由陳士杰建策 詔以主  
事用仍留本部先已請歸省親未幾遭兄喪旣葬赴軍  
則已克盩漢沿江列城直攻九江水陸軍鋒銳甚幕府



不復謀議留佐糧臺猶進策請屯重兵小池口以固水師諸將以九江功在指顧懦其計已而寇果踞小池出輕舟燒大營我軍遂潰糧臺還保漢口而永桂土寇以泗洲圍丁越境出討揚言陳京官已請大兵悉誅李觀龍之黨所連及者四十八里鄉愚反側煽動烏合數萬攻泗洲皆焚陳氏村莊都司譔瓊林將兵五百人合團丁追破之侍郎在漢口聞亂單舸泝江歸侍大夫入自此不敢復遠游專治團練綏輯鄉鄰永郴胥恃以安五季夏連州土寇何祿陳金剛等結連嶺南北姦民號十萬縣互數百里陷郴州北踞耒陽西連嘉禾藍山露檄

言本帥由粵泣楚撫柳及桂州牧豫逸佐領繼逃將不  
戎衣兵不血刃而陳某職非守士心欲貪功其爲羣盜  
所指名如此以故旦夕蒐治鄉兵分爲七團自率一團  
攻賊杏村橋敗之橋在泗洲砦東南二十餘里賊外拒  
橋下斬溺百數皆勁悍魁率餘眾退保州城橋東南  
至城六十里團軍乘勝逼之遂營城下賊悉召諸近縣  
黨眾助守而王壯荅適領軍來援合兵圍攻一日不利  
議退兵設伏誘賊出以鄉團先屯隘口王軍當追賊于  
是北營仁義墟賊果分三部以一軍繞出我前侍郎自  
率十餘人前按視營地見男婦倉皇南走知賊已北急

還勒兵先馳據險賊至見旗返走鼓譟追之王軍聞戰返旆向城賊來追我者悉奔還陣斬陳材偽副帥也陳良走歿合兵復州城又捕斬李石保于郴之吳山石保者州土寇故在北鄉瞰我動靜爲賊耳目有眾千餘與何祿相首尾祿破石保擁眾東走自是無敢應亂者乃以團丁七百城守而自將三百人屯城外以防郴寇頃之郴寇果夜至外內軍合勢擊之賊東西散走遂弃郴踰嶺團丁復邀之州南正和墟大敗之巡撫奏功擢本部員外郎 賞花翎委以南防聽徵留州地丁正銀充團銅人支錢月三千六百始立營號爲廣益軍取湖廣

南東西路鎮遏嶺嶠也營勇月支銀三兩六錢而廣蓋  
軍減其半示不遠征非列將比然是時湖南不能邊防  
官士有能支柱者則舉以責之敗不能救反譏過焉守  
令無所請命遇有營屯亦悉以空城委而公之勝則論  
功飢不供其餉自甲寅至甲子十季之間永郴桂陽邊  
地千里風塵之警唯泗洲若廣老軍當其息危而以扞  
邊石達開爲奇功石達開者僞翼王能合眾約束凶黨  
所還不擾胡文忠撫湖北左文襄佐駱文忠治兵援江  
西每遣將禦石逆則騰書相誇九季春達開擁眾由江  
西循嶺西走諸軍望風奔避賊眾號百萬分七部前後

相繼結陣徐行人馬七晝夜不絕每行不由腹裏驛道  
必行兩省及兩縣界上漫山絕澗或踐稻田田泥水立  
涸成平地自贛過郴遂至桂陽州穿城北走廣峯軍二  
營在州北屯花園砦花園三面環水一面平田萬頃前  
有橋跨鍾水曰斗下渡渡南兩山通一徑遣一裨將將  
百人扼橋賊夜至不意橋北有兵卽止不前後來者欲  
退則隘塞欲窮繞皆絕厓無路止須天明守橋將初不  
知賊眾寡但以大營在後不敢退揚旗吹角相持自雞  
鳴及午侍郎自出督戰士眾飽食分列橋北兩山間鳴  
鼓發礮相聲援賊前突陣將及橋小槍排擊發必命中

賊發礮憑高不能傷我發小槍則皆伏橋下避之于是  
飢疲返走緣山追擊躡踐墜外遺弃槍礮器械互數十  
里賊西走新田復還東圍寶慶論者以達開若得渡橋  
由常甯嚮衡州長沙空虛必不可守而賊糧益多東南  
兵事殆不可問使他將屯橋堡聞州城破先已移營矣  
使侍郎將客兵亦未能閒定如此一遏巨寇無蹠血之  
功徒薪無恩不其然乎初侍郎季十四五自鄉塾還家  
道經花園登望形勢忽然有用兵之算及戰罷始憶幼  
時恍然若夢常舉以告人曰一戰之兆見于二十季之  
時莫非天也其後行軍先計敗退以故廣老軍無覆沒

之事花園勝後而有熊羆嶺之敗亦爲侍郎見知左文襄之始焉當花園戰時賊改計由祁陽犯衡州巡撫急檄廣叅軍與質字營合力拒之質字營自魏兵備喻義谷所薦拔也旣會兵分屯熊羆嶺張左右犄角之執軍食不繼二軍皆桂陽人同鄉里多親識或相約捕魚池澗中倉卒賊至捕魚者散忝守營兵驚潰亦忝侍郎自出督之不暇鞞鞞一足而馳軍士乃徐定還營別將顏錫蕃侍郎妻弟也屯稍遠聞賊至堅守不動徐出兵挑戰賊識廣叅軍旗又引去然衡州已聞二軍敗人心大震質字營稟敗狀言右營先退右營謂廣叅軍也左文

襄名爲幕客實專兵事每以侍郎京官難訶斥而質字  
營官新拔用恭謹不欺初下檄魏名必次陳至是徑先  
魏後陳或徑下魏丞不復關陳副郎已而奏薦以知府  
用巡撫檄札相訓飭然熊羆嶺實未敗寇亦未北下侍  
郎未嘗自辨也其後事大明文襄歎服以爲不可及曰  
雋丞大器也以能兵稱之淺矣其季以援藍山江華甯  
遠功 詔以道員候選明季胡文忠曾文正大治兵規  
復江南每論薦人材輒首及之會江蘇省城陷朝議急  
完上海文正以侍郎沈機有謀奏薦 特簡授江蘇按  
察使將所部四千人援蘇松侍郎自以前出時家居爲



盜焚掠驚惠太夫人今邊界日有游盜鈔掠而石達開黨部往來郴永以桂陽爲衝道不敢一日離因請巡撫代奏請養而書謝文正以防遏上游爲己任前後拒卻巨寇何名彪李復猷羅亞誨皆以少擊眾降其脅從同治元季州大饑衡湘亦歉食禁穀米無出境獨移書官士申救災恤鄰之義方舟運載開局平糶施粥城鄉哺數萬口時院司尤加意荒政聞桂陽饑馳書問狀得報已振卹矣布政使憚世臨語人曰賢者所在一方蒙福非虛語也明季廣東盜悉平郴桂解嚴乃往安慶謁曾文正至則欲奏署江甯藩司謝曰奉母命省公非求官

也時羣議斷斷李兆受必欲總督奏其反狀諫曰今懸  
兵金陵生變淞泗肘腋之害不易防也昭受狂昏徐取  
之一夫力耳文正執友何桂珍以受降爲兆受所戕常  
恨不能報之聞言默然因更奏言兆受不反後克江甯  
卒賴其力釋兵數季坐他事巡撫奏誅之淮泗帖然皆  
如所言四季論防剿功加布政使銜江南大定而霆營  
降寇復叛自湖北金口趨江西吉袁入湖南醴陵安仁  
走郴州霆營善戰有名與諸軍皆習其虛實且相護顧  
行數千里無與逆戰者時李尚書瀚章撫湘素相知賞  
奏以郴桂列營悉聽調遣南路邊防兩廣餘寇攻剿機

宜皆得以便宜區畫湘軍制將無大小異軍特起恥爲  
他人統轄侍郎謙以涖之和以柔之有險難輒自當敵  
遂扼要路擊叛黨于桂陽縣破之叛眾旣曰此有能人  
復降者數千餘眾奔散自此不能軍蓋自金口以來唯  
一戰而已時大舉援黔眾以侍郎將兵十季未盡其才  
宜及此大建功名乃自抑退以賊平撤所統軍不欲以  
乞養之員久握邊符力請釋兵巡撫不許強以名統三  
營鎮衛南徼左右留二十人而已未幾並辭所統悉歸  
之巡撫軍興以來諸員將均以連兵爲利逢時遇知超  
然引去者唯侍郎一人非獨知君親大義其爲國惜餉

戒虛糜而惡張皇天性然也十季母喪十三季服除入  
京巡撫特疏薦敘其功而孤介無聲援留寓邸經季直  
省兩司缺出者十四未以名上值

穆宗大喪進入臨羣臣職名

皇太后記識之乃特授山東按察使除夕被命莫  
知所自文文忠在軍機方慕西事嘗延見咨訪因陳事  
權不一之弊雖俱賢人猶患牽制其後一以兵餉事任  
左文襄遂定新疆采其議也光緒元年季到官時丁文誠  
爲巡撫有清望重名治尙嚴肅屬吏承風頗以詰姦誅  
盜爲能有大獄連坐甚眾獄之得枉狀具白巡撫下道

府覆覈之皆執前詞乃具牘申理文誠駁還之且面戒  
日前司已定案確鑿矣對曰本司與前司無纖芥之嫌  
唯明知其寃而不能平反轉無以對前司耳文誠覆訊  
果誣又白請清獄囚除永禁之例乃民京控者嚴詰原  
告又以旱灾通飭州縣慎刑吏風益肅常請疾數日文  
誠因禱雨語府縣曰須臾臺來乃雨耳我等誰無私心  
焉能召天和藩司大慙自此羣小頗疾忌之會文誠遷  
太護撫密疏欲劾罷臬司而文都統格來撫山東覆奏  
反劾罷護撫由是言官列款劾巡撫坐季節餽遺巡撫  
及兩司均降級調用時臬司既未被劾又已遷福建布

政使當公矣。朝廷以事同一律竝及之聞者俱駭異焉。王尙書語人曰：陳雋丞罷官而名益彰，大用不久矣。于是閩浙總督以臺灣軍務請調自助，有詔發往旋。特旨署福建按察使。光緒五年到官，踰月署布政使。明年春實授福建貧瘠庫款空竭，恃稅釐爲支，發稅釐鹽布茶棧稅爲大官吏以承平罷玩，久不及額。在任一季庫儲銀積二百萬，增于初任時十倍。又督修海口礮臺工料堅實，省費鉅萬，尤爲閩人所稱。七年擢浙江巡撫。至則以海塘歲修爲民病，親往勘工，改委工具不令廳官與之。歲修支銀六萬，廳員率用石條加鐵鉗，令外

整齊排椿細木潮漱則腐悉改用巨椿長石又改築南  
龍頭方礮爲圓形以避潮衝計工比往歲十倍而用費  
減五倍食于塘工者皆怨謫經十季無損坍自以爲爲  
公惜帑甚自得也閩運嘗問之曰公以爲浙江少用數  
萬金遂富強耶侍郎曰吾極知迂拘然天性所拙奈何  
八季巡海口又增築鎮海笠山港口礮臺及定海乍浦  
礮臺護以長隄其後法夷船至鎮海官軍擊沈其一舟  
憑所建臺也浙江臆錄不服官約束率先騰抗紹甯波  
諸卷諸府州多以進卷呈薦遲不得取中侍郎充壬午  
科監臨官遵定例督監試收掌分束發臆其弊稍革又

增顧海船爲會試舉人資裝浙江州縣苦貧瘠牧令多  
不願之官上司強之往因或優容縱肆之無所糾劾任  
未一歲劾罷十餘人擇其廉慎尤貧苦者調劑優饒之  
是季被 詔移山東巡撫藩司送之曰剛有眉目而公  
去矣蓋俗吏不樂澄清尤迂其所爲也山東自丁文誠  
築南隄後河患及濟南論者謬建引河復南之說併爲  
一談而山東京朝官建議尤夥其傍河居民貪河墾地  
則尤惡遙隄以築民圩爲利各據所見爲言言官采之  
月有數章 朝廷旣重河務章悉下巡撫河督而河督  
專南河故河務責東撫以侍郎習地形得民心因有是



命又命倉督游侍郎會勘河工游侍郎初以諫園工有直名侍郎前入都罕接賓客獨與友善游東人尤慕桑梓至則躬履勘所至民老幼哭訴各執一詞或言當隄或言當掘流離滿目而相忿爭焦勞無所補每憤欲自沈水時條陳河事者章數十多訾新撫不諳練且奏薦工員請朝旨飭巡撫一以委之侍郎奏古今治河不外疏分堵三策而以分河減流爲急隄距河近則隄不便距河遠則居民爭地者不便今山東河隄距水遠者裁三四百丈視南河隄近水過數倍南河工員來者皆慕其太近而居民以爲遠又方築官隄資民力甃不

能更修民圩故其興工次第督視不以浮言輟作于是  
頌諭喧囂而舊員習工者患其覈實多託詞不肯爲盡  
力游侍郎旣被 詔還更奏請 簡派大臣督工 詔  
不聽許以故兩季奔馳專勞于河河決口前後百計決  
則當振又困于灾凡疏引河四道築厯城至利津隄三  
百餘里東阿至利津北岸四百餘里民埵千五百餘里  
堵決口最大者五以利津十四戶爲尤險十四戶決口  
奪溜八分而瀕海無木石稽料躬履工所晝夜督護隄  
垂合而濱工役善水性者莫知其由侍郎乘小舟沿流  
視水于上流數十丈下榘實之隄遂不漏眾以爲神語

官屬曰余幼讀時奉命視水荷鉏將築塍族有老農嗤之曰諺曰田塍邊堵水此謾語也書生何知農作引視一處下有巨穴築堅土實之水遂不漏余嘗愧荷之不忝干心今師其智也自山東受河患已來唯丁文誠曾步行按視自侍郎之督工青鞵徒步晝夜寒暑無間又多用勇丁以帥河夫工倍費省巨億計而議者益不饜適沿海設防並以海防草率劾之 朝命大臣履視覆奏皆虛誣而吳副憲大澂會辦北洋防至登州煙臺見廣莖軍壁壘頗采其法增損爲營屯之式奏請頒行各海口侍郎自以從軍久知 欽差督撫之不可並任因

奏 朝使不宜輕出會辦無益有損其後庶子張佩綸以福建會辦獲重譴皆如所言海防軍罷積勞發疾十一季春奏請開缺奉 旨賞一月假冬再請明季春復請賞半月假四月從海軍王大臣閱伍煙臺五月有詔來京另候簡用居二月疾少愈請假修墓遂還桂陽十五季夫人顏氏卒既葬委家事諸子攜少子居衡州府城寓廬蕭然唯以文史自適居三季疾大愈十八季春還家上冢晨起俯而正履頓地傷足還衡州值生辰猶避客居蒼頡祠屏侍從不異諸生六月患腹疾日夜十餘起經百餘日客或過之容色如平常諸子在遠還

視疾悉促令去曰從公服官各無廢乃事十二月疾革  
語不及家事聞屯營獲劫盜猶語人勞謝之曰除暴安  
良俾民間歲暮得安枕吾受賜多矣癸酉平旦正衣冠  
起坐扶之已卒季六十有九侍郎恂恂正儒語人若恐  
傷性嚴毅而無疾言遽色以鑒別自許然未嘗言人之  
短嘗言人各有能吾但取其長所甄拔同州人若魏兵  
備喻義曹進士宏欽妻弟顏錫蕃甥夏時並有時名其  
餘各隨地任器無乏財之歎鹿巡撫傳霖常問所短箴  
以自視過高鹿笑曰然誠未見勝吾者侍郎曰一言之  
善一技之長卽吾師也故每遇時賢銓衡輕重無失正

不喜立厓岸眾或疑其儒柔所稱薦者不尙標致當領  
軍時有鄆太愚何應祺奇士也喜談兵才智縱橫恆默  
聽之鄆居營中日言兵一日寇至見侍郎部署出戰及  
營中守備井井明日不復縱談問之則曰被公瞞久矣  
今何得更瞞我尤喜論文經講授雖舉業皆有气格彭  
編修述及兄子兆文皆所指授又喜以文字決人貴壽  
十得八九性篤孝老猶孺子慕少受兄教訓事嫂如母  
兄子己子無異也人之見之者亦以爲皆其子兄二子  
兆文旣入翰林兆蓉復以鄉舉有學行知名于時最以  
自慰云師友恩義拳拳于心其家休戚恆若在己桂陽

僻遠無書籍人文未盛尤所留意建龍潭書院于州城  
捐錢二萬貫州人聞風助之廩餼始豐其他育嬰積穀  
祭田卹族之費甚巨皆在軍公費之餘悉以給公任巡  
撫時姻族舊部兵丁來求效用者恆數百人悉令居城  
外爲給棚帳居之出已貲資遣令還最爲巨費未嘗假  
公款濟之來者輒一接見溫語慰令還亦未嘗嗔其干  
瀆也官十季產業無所增諸子人給田百數十畝誦疏  
廣語以勸勉焉生平無華侈之好珍美之奉持已敬而  
與人忠故福祿彌臻事母登上壽夫妻偕老十子九女  
孫曾內外百數子兆葵入翰林兆璜等均服官無忝家

聲幼子季十三以能詩取入州學中與將帥無其全福也兆葵旣爲狀述其父德闔運輒舉其子孫所未知聞者列于篇以待史館削橐焉

陳侍郎側室李恭人行狀

恭人李氏吳縣人父芝山以軍功官都司充江蘇撫標材官恭人少喪母貧無所依桂陽陳侍郎諱士杰光緒九年官浙江巡撫喪其長妾爰求淑女有友游吳聞恭人靜愿媒而納焉時季十有六女君垂老嫡子女婦及孫曾男女內外百口悉協以和侍郎治家嚴儉未嘗有懈怠之意婉婉恭謹眾咸加禮侍女君疾彌季愉色慰



容同于孝子從鎮二省委任內政寢門肅靜婦職有程  
酒食潔清衣裳澣濯無珠翠靡曼之飾前後十二季生  
一子二女並躬自乳育慈養義訓無大聲色克遵矩泐  
光緒十八季侍郎患腹疾夜中率五六起然好靜諱言  
衰不令侍疾在旁恭人居側室聞聲輒起起輒先眾人  
至晝或假寢欬步微響輒驚寐凡百九十晝夜晝夜百  
刻刻必三四坐起扶持無倦容八月初疾亟已治絞衾  
俄而疾大愈愈而復病至十二月中病甚數日卒恭人  
每哭頓絕朝夕上食侍郎子女眾多哀號動牆壁皆以  
恭人過哀頻歐血悶不勝喪哭相止也侍郎卒時家人

已知恭人必殉遺嫡孫女專防護之恭人默默恆若有  
失將卒哭前數日請諸子兆奎爲己作書上其父兆奎  
其所慈養前庶子也未成童時以恭人攝家政求取或  
不如意詞色有怨怒恭人未嘗忤言徐勸之而婉譬之  
至是入州學能文知禮矣念恭人恩禮事之尤謹及當  
作書因請曰母自能書何爲而假手恭人曰吾久疏筆  
硯心煩亂不能成文語吾翁季將老無人顧念當惜錢  
防老今大人壽終女亦將死不出百日內也病狀王姬  
具知之後問可詳兆奎以示諸兄皆異其言曰徒使其  
翁慰疑書不必發恭人願日促信局收條凡三四日乃

別作平安書寄其父而以收條示之未三日恭人竟仰藥歿王姬者其鄉人從嫁來者也尤守護伺察恐其必殉當八月時或言洋藥能治痢求得道允中洋藥每服數滴餘在恭人所王姬求之急告諸公子及嫡女夫程郎並索之恭人出藥而王姬知其猶有藏者苦索之恭人衣底出剪刀示之曰汝無苦相逼也留藥吾猶得全尸去藥不能奪吾翦決喉刺心汝何忍矣王姬泣不能對恭人乃徐譬以寬語允緒十九季三月十三日平日恭人起仰藥還臥嫡孫女乃起問姬嬖起何早曰腹痛耳及朝奠恭人不卽位已視靈坐而笑眾譁問服毒耶

對曰服毒矣于是家人大驚求所以解之者又知恭人不肯服解藥侍郎兄子兆蓉侍郎最所愛也執藥躬進之且曰不飲當率諸弟跪進之恭人愀然曰三少耶何必然吾爲畢此甌立飲遂盡謝曰飲無益也徒增苦耳前已說酒矣子女環而泣藥發恭人覆衾側臥長女伏哭呼之揮以手幼女初免乳酪不一視其日黃昏遂卒季二十有七卒之日聞見者莫不敬嘆謂其從容閒定有君子之風也比斂啟其手臂有刀痕三寸許王姬乃言曰當侍郎疾亟時微聞有剖臂和藥事又聞女公子亦剖之事忌宣揚故不敢言也諸侍疾者乃追念恭人

侍疾時未嘗頃刻離又扶持按搥用手力時尤多初未見其恹弱護痛之狀信乎鐵石人也以此處外無難矣侍郎垂絕而忽愈延三月豈其誠感耶侍郎諸女外孫或長于恭人及羣從女夫省謁者恭人侍側請之坐未嘗肩坐待嫡子女婦諸孫情親而禮謙人情剛柔緩急不齊處之雍容有餘百口同聲賢之論者以爲尤難于外外時或問諸子女當屬託者則曰兄姊多自皆愛憐撫教之一有所託徒示偏私且非吾分也其知大體如此惟急爲幼子求婚家請于侍郎驛聞運幼女未問名之先恆恐其不諧侍郎官無餘貲旣告歸以先產分諸

子各二百五十畝恭人以己子田悉請爲桂陽州書院  
學田蓋其期子以遠大非尋常婦人也前歲其父來衡  
省之適侍郎還桂陽恭人告嫡子留之外舍未嘗出相  
見日食供具減于諸親友侍郎歸乃出覲父焉衡州人  
傳其知禮其殉也待侍郎遺疏聞 朝旨賜卹而後引  
決自侍郎疾病疏食經半季外前一日語人曰明當解  
菜矣諸嫡子欽其風烈念無以報之乃以兆璜官馳封  
請 贈恭人零桂士大夫將上其事于 朝而閩運以  
爲近歲郭楊提督龔總兵均有妾以節烈見稱 特旨  
旌表恭人之處夙智矣蓋度其必病弱延息而廢家政

故不若早歿非欲侍郎被曠禮之名也婦固以持門戶  
撫孤輯睦爲賢一歿何足以見德故狀其所聞知以待  
傳列女者知賢明之貴于節義焉

旌表節孝晉封太夫人衡陽程太夫人萬氏年八十有  
七述狀

衡陽程節母萬氏卒未逾月衡之耆老搢紳百數十人  
合詞上縣府頌其賢請上道司巡撫依鄉賢例上狀史  
館以勸婦德巡撫徵其事先旌表矣後  
復以子官加級封太夫人鄉之人猶以爲未稱褒揚不  
謀同詞而有此請近歲聞見所未有也閭運故與其子

友善其孫曾皆受業弟子按前呈事實未盡已而其孫  
蘇祥以狀來請爲次之狀曰萬氏衡陽十八都人也爲  
演陂大族父諱載陽居城南母丁氏生三子三女節母  
其季也幼而婉靜父喪有禮季二十一歸同縣程氏夫  
諱世雄字靜齋贈資政大夫母尹氏有二子長世英早  
卒其妻何氏無子後以節同見旌表所謂程氏雙節者  
也節母嫁三季而夫卒時季二十三有一子曰學伊生  
未滿歲明季復遭姑喪程故休甯人商于湖廣分散或  
在漢陽或在衡山清泉在衡陽家中貴有世僕取伍姓  
子爲子冒姓程曰徽伍免奴居祁陽敵衡陽程氏族親



少兩寡婦來日淺公率其子婦來言當繼長房入宅分  
居且謀殺孤兒扼之幾死又置毒飯甌皆爲節母所覺  
察以免無何節母遭母喪益孤危親友憫徽伍凶橫莫  
敢遏勸旦夕惶惶持兩季不決節母請伯妯曰伯無繼  
覬覦終不休請以孤子兼承大宗如是訟于官有辭可  
拒爭繼者縣令帥承洙廉明吏也稔其事以兼祧存案  
嚴懲徽伍逐其妻子出境然程氏廢業久訟貲財且罄  
姑柩積歲不能葬俄而南門火燒及外門室中唯娣妯  
及婢媪數人救火者爭趨鬧市唯夫族子紹禹冒燄入  
視倉卒共移柩後園火愈烈娣妯號泣翼柩不肯離左

右婢媪惶急亦不得走乃共見白衣人行牆上持扇揮  
火火遽止紹禹已抱孤子出矣凡燒四百餘家唯程家  
介其中四壁巍然道路傳異嗟歎又聞婦女數人能舉  
重樞益以爲有神助於是程氏雙節之名顯矣居五年  
何氏亦卒獨撫孤子持門戶勤儉自勸復起其家自見  
遭患難瀕危外以得安全恤貧憐孤弔外助喪恆先人  
而後家子長教以謙和信讓任恤篤義尤敬禮文儒聲  
名藉甚衡州士大夫如常豫楊江兄弟貴公孫子皆與  
學伊游如昆弟之歡及軍興而郴桂將帥唐調方陳士  
杰之倫並倚學伊爲北道主人籌備兵食彭玉麟自弱

冠與學伊交友及將水軍凡水軍將領皆主學伊門庭  
喧闐日恆具百人之饌節母未明而興待雞鳴而息自  
五十至七十餘幾三十季如一日湖南憲司府縣豪傑  
知名之士人人知有程春甫則人人知其有賢母自傳  
列女以來匹婦之名未有遠聞若此之盛者也每歲節  
生日男女賓客恆千數百人外凡具內接諸女賓雖三  
尺童妾未嘗簡慢必親與均禮其後子夙謝家事傳政  
兩孫猶每旦問客所食及姻友所不足或輟己饌物以  
供之以故程氏四十季來子孫謹厚賓客常盛其爲子  
擇師尤慎訪延名儒致敬盡禮縣有孝子洪洛書館之

家每進珍饌時果菜輒不食遣子問焉則曰吾父母屬鄉未能得不敢嘗也自是每有時物必專使送洪家恐師辭之又託告以附便非特送也旣頻頻如此洛書感歎常告人以爲能錫類者及後見公舉節孝事狀及同時贊頌文詞輒歎曰美未盡也閻運旅衡陽節母季六十矣聞閻運飯必家炊居人家不能三日留問其食節每晨起攜婢入廚督執爨者別作飯以飯之閻運雖慙悚不自安然至則如歸往往過旬日以是其孫蘇祥曾孫崇信皆從問經義古今文詞崇信當赴試矣強留之令卒業其季崇信舉于鄉爲房首閻運喜逾于己子之

得日今有以報程母矣是歲節母年八十有六亦告人  
曰六十季送子孫讀書今乃見曾孫鄉舉比季喪病連  
延得此差自慰及明季而壽終豈有待與自初爲婦時  
姑已喪長子多息少歡恆夜起禱祝露立達旦百方圖  
所以解慰者卒不獲久侍奉每以自憾姑二姪孫無父  
母躬撫育之長爲娶妻資其生計其長者從軍山東而  
妻歿遺一子五女次第昏嫁皆出己節省之費母家二  
兄皆先卒奉仲兄恤兄子皆終其身二姊家亦彫落時  
其有無而恤其孤程氏長房遺一嫠有狂疾子又不力  
爲娶婦未幾相繼歿嫠老疾不瘳爲傭傭護視之舉其

三喪其他所資給昏嫁者以百數歲施子假貸者不可勝數膳田歲租千金悉以爲施六十餘季以巨萬計終身布衣裙粗食以率諸婦女其嫁婢必擇樸儉之家遣送裝具悉備略如嫁女嘗有賈客取婢去他縣客舛婢轉賣入倡家遣子告官百計贖之自是尤慎訪問或爲農工妻或爲士大夫妾皆視如女歲時來慶謁必客之子女同至若歸母家姻家婦女貴倨者見其高季謙德未嘗不慙然而服自寡居未嘗出內寢門雖篤老未嘗獨行必以孫婦若婢孀自侍母家從兄弟嫂婦親來迎請終不往每訓家婦女曰吾無才德唯知恥耳知恥則

待人處已自有禮而尤以敬待貧老爲先凡驕慢者不知恥也聞者以爲名言程氏遷衡陽時藏休甯家譜三世旅漢陽失之故有徽伍之事道光中遣族子還休甯求譜牒以來系以遷衡本枝而重刊之三世祖葬漢陽遺置墓田及衡山清泉凡程氏先塋皆有田廬以奉饗祀族人客歸者無田宅則供給之當重刊家譜豫爲二孫名其後長孫蘇祥奉大宗次書祥爲承重孫如其素所期蓋初以寡婦攜孤兒勤劬六十季身見六代家人至數百指內外孫曾男女數十人僉曰仁厚之報子學伊字春甫由監生以軍功保至花翎道員加三品銜先

十季病故長孫蘇祥縣學廩膳生曾孫崇信光緒癸巳  
恩科舉人前瀘溪教諭崇典崇功崇漪元孫嘉垚以  
兼祧孫降服無明文請于部仍依出繼例降大功以下  
有差次孫書祥四品頂戴鹽提舉銜候選通判以父兼  
祧例承重持服子崇堃詹事府主簿崇明崇輔崇夏次  
孫衍沛殤以蘇祥次子崇芾後之還嗣本房爲曾孫崇  
芾子嘉喜嘉培爲各孫孫女一人曾孫女七人各孫女  
三人咸豐十季 旌表節孝建專坊同治元季 封太  
恭人六季 晉封太夫人光緒二十季五月己亥戌時  
卒季八十有七史館之例傳列女不宣付皆由采訪撰



次謹刊削家狀略述大節備大雅君子削橐焉

湘綺樓文集卷第八

桂陽陳兆奎校刊